

# 21 世纪文化研究展望与人文学沟通

朴商煥

**中文提要：**20 世纪后半期，探索剧变的韩国社会要求的学问的新方向是紧迫的课题。传统意义的人文基础学问在制度教育体系中受到了深刻的挑战。90 年代之后，随着虚拟数字文化的扩散，大众文化的解释与以前大不相同。所谓的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区别开始被理解为无相关。恐怕，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在这种现象的扩散中做出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把民众文化的急剧衰退看成是因 80 年代之后的政治对立构造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被缓解而对文化性的反映。90 年代变革运动出现低潮，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艺术与文化合成为文化产业。强调文化收容性方面的文化话语中，要补充生产文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的政治经济方面全盘的分析作业，即文化的生产样式以及与社会的相关性。这种讨论围绕着文化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对艺术与学问的批判性的反省在文化研究的领域里进行的非常活跃。同时，在韩国社会有支配力的西欧式的中心模式在东方主义的视角中受到批判，而且对学问与文化本体性的追求不仅是学术界的争议点，而成了全社会性的争议点。对现代性（Modernity）的理性、实践性的醒悟，引起对韩国近现代历史（历史清算问题）的社会全盘性的反省，特别是对过去日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统治进行非常激烈的论争。近代化的反省是以“脱殖民主义”的解释与文化本体性进行讨论为基础的。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社会转换到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对社会上不可应用的基础学问来说，其存在就是可疑的。大学教育的体制转换以学府制的采用为中心

进行，一些新开的专业联系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新领域来寻找出路。在韩国触发文化研究的环境可以列举人文学的危机、先进社会科学话语的后退以及大众文化的性格变化等。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议论可以集中。

在本论文中把哲学与艺术学的符合，试图在文化的观点上，批判人文学的传统性精神主义方面并把方向转换至可以呼应于日常人的较低的地方，有必要适应时代的潮流。这不仅属于哲学，也属于主张制度教育内排他性位置的艺术全盘。这是因为学问、艺术与一般大众的相互有关性意识沟通要发展的更密切。不是要拒绝消费社会要求的文化产业，这需要文化政策的方向研究和文化内在的哲学性文化话语。文化的社会效应性和学问发展的相关研究给 21 世纪的文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沟通，文化研究，高级文化，大众文化，分科学问，人文精神，个体性，社会性，大众性

## 一、绪论

21 世纪以来，探索剧变的韩国社会要求的学问的新方向是紧迫的课题。传统意义的人文基础学问在制度教育体系中受到了深刻的挑战。90 年代之后，随着虚拟数字文化的扩散，大众文化的解释与以前大不相同。大家认为所谓的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区别没有意义。恐怕，后现代主义在这种现象的扩散中做出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把民众文化的急剧衰退看成是因 80 年代之后的政治对立构造与意识形态的某些部分被缓解而对文化性的反映。90 年代变革运动出现低潮，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艺术与文化合成为文化产业。强调文化收容性方面的文化话语中，要补充生产文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的政治经济方面全盘的 analysis 作业，即文化的生产样式以及与社会的相关性。这种讨论围绕着文化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对艺术与学问的批判性的反省在文化研究的领域里进行的非常活跃。同时，在韩国社会有支配力的西欧模式在东方主义的视角中受到批判，而且对学问与文化本体性的追求不仅是学术界的争议点，而成了全社会性的争议点。对现代性（Modernity）的理论性、实践性的醒悟，引起对韩国近现代历史（历史清算问题）的社会全盘性的反省，特别是对过去日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统治进行非常激烈的论争。近代化的反省是以“脱殖民主义”的解释与文化本体性进行讨论为基础的。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社会转换到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对社会上不可应用的基础学问来说，其存在就是可疑的。大学教育的体制转换以学府制的采用为中心进行，一些专业联系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新领域来寻找出路。在韩国触发文化研究的环境可以列举人文学的危机、进步的社会科学话语的后退以及大众文化的性格变化等。

在本论文在文化的观点上把哲学与艺术学的沟通进行研究。我们需要批判传

统人文学的精神主义并把方向转换至可以呼应于日常人的较低的地方，而适应于时代的潮流。这不仅属于哲学，也属于主张制度教育内排他性位置的艺术全盘。这是因为学问、艺术与一般大众的相互沟通要发展的更密切。不是要拒绝消费社会要求的文化产业，这需要文化政策的方向研究和文化内在的哲学性文化话语。文化的社会效应性和学问发展的相关研究给 21 世纪的文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论文中首先分析内在于哲学的人文精神。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中需要哲学中要求的对批判意识的任意解释的反省。过于指向权力的学问观依赖于精英主义。这个不仅适用于积极的体制顺应，同时也适用于回避现实的消极态度并沉潜在自我中的情况。基本上精英主义的知识-权力结构与思维体系跟现代社会教育体系有密切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难联想到所谓的学缘、学阀社会。不但是这些，在现实中分科学问的排他性权力结构中维持命脉。分科学问是制度教育的架构。现在哲学到达了以分科学问指向的制度学问所生产的知识转换至与变化的社会指向相适合的方向的时点。且艺术也有必要脱离分科学问的排他性视野。艺术看作是美学的核心或把艺术理解为美的行为的普遍模式的近代性思考对现在的社会发展状况中不再具有说服力，即为了结合断绝的知识的有机知识体系需要转换为美学外的美学。

文化研究领域中寻找出东方哲学与艺术的结点来发展超越传统意义的文明和与日常人可以共同呼吸的文化。市场指向性的文化产业要以发现文化公共性的文化政策与对案性知识生产来补充。21 世纪的学问、艺术活动是要求以克服分科学的限界来灵活社会性疏通的先进而智慧的企划。为了突破人文学危机的一种临时手段，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研究已成为主。对文化产业的哲学性、学术性的了解是紧迫的。这是因为不能依靠给社会中全盘性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潮流一切东西。在这篇文章中，把哲学与艺术相连接进行的文化创意产业分析在“文化”的观点中。这些分析为哲学或者人文科学的传统精神主义学问观与分科学问的分界点，制度教育中内在于艺术学的精英主义，以及对此结果的学问、艺术、与社会的疏通断绝和学问自体的存在危机。通过这些考察韩国社会现在处在的学问的问

题点与方向性，并试图理解对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面貌全新的学问和艺术活动的主体性苦恼的环节。这是适合于韩国社会的，对知性、感性活动的目的与方向的理论性且实践性探索。

## 二、大众文化与人文学的辩证关系

沟通需要特定的媒体，而媒体随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沟通是文化的存在论基础。文化，基本上为记忆所传承，因此与社会绝对隔绝的个人不可能拥有记忆。记忆在社会关系中集体记忆的形态存在，从传承的观点上可以理解为文化记忆。活生生的个人体验和记忆，被社会文化的条件抽象化的时候，概念化，一般化的必然过程往往包含人为的规范化的症结。基本上，美的体验是个别的，但是它的内涵与外延不只是个人的。连接到个人和他人的社会关系网的时候，美的情怀才能发生。所以社会关系网的形成，在理解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的紧张而矛盾的双面性关系的基础上才可以达成。在哲学领域里，这种关系网以“社会的关系网”，“气”（传统中国哲学）、“存在的大连锁（The Great Chain of Being）”、“Fluid”、“Ether”（西方哲学）或者“单子 monad”（莱布尼茨），“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初期），“商品”（马克思）等观念来解释。

在这种脉络上，20 世纪后期，媒介文化和文化产业很受人们重视。在说明社会关系时，无论道家或者儒家，中国传统认识论中也存在人的意志（包括有为，无为）介入于其间的过程。主要差别只是里面以人为主（人间中心）的思考强化还是弱化而已。人的文化通过社会关系而创造，美的享受也在当时社会与政治的力学关系中实现，所以美的享受不能脱离社会关系网而独立形成。布迪厄试图在政治关系上把握人的兴趣，具有合理性。本论文从“美的共有”这一观点出发将沟通的大众性，即美的享受进行分析。

“美学”来源于由 18 世纪德国学者 Baumgarten 解释的 Aesthetika，即劣等于

理性，但作为具有固有价值感性认识学的美学。所以这里所谓“美的”具有感觉性的或者直观性的传统意思。但是，在分析美的沟通和兴趣与大众性的关系的过程中，不要采取纯粹思辨的立场而是应当考虑日常侧面的状况，使用这些概念。W. F. Haug的商品美学中美学的意思也是在同一个问题上提出来的。“大众”的意思也需要适当的梳理。从历史来看，社会上“大众”的意思，传统上保守主义的话语里它被认为贬义的词语，反而社会主义话语里被认为肯定的词语。但是，“大众”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也不是具有固定实体的死板的群体，而是性格复杂的一种主体性乃至形象。也就是说，大众可以理解为具有不同指向以及不同整体性的一种不断变动的流，决不是指特定阶级或阶层，或者世代。所以把握大众概念时颇为重要的内涵是日常性和实践认识。<sup>①</sup>

克服高级文化（艺术）和大众文化（艺术）区分的二分法，创造出文化、艺术、哲学互相沟通、并存的多元化社会的方法是什么？文化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社会不断作用的人的空间。一般认为文化是高级的，纯粹艺术的产物，但艺术至上主义不具有自己存在的理论根据。对于拒绝资本主义商品化，艺术的自足性问题，现代主义（Modernism）和传统艺术采取同样的立场。本雅明反对精英主义艺术观，将大众艺术看作“艺术的民主化”。“接收再生产的艺术形态（作品）的人们不再是‘孤独的市民社会的个人’，拒绝‘被动的，冥想的’对待作品，而以大众的观点来接近作品，结成紧密的纽带关系。”<sup>②</sup>社会上把大众文化贬为低级文化的价值观属于传统的文化艺术解释方法。基于浪漫的现代主义的传统美学应该转换为以沟通为主要目的现代美学。传统美学，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一种背叛。从这种立场着眼，我认为需要创造抵抗二分法的文化差别的多元性的文化。

我们从小习惯地听，大众文化是低俗的、坏的，高级文化是优雅的、好的。

---

① Jung Huan Chen, 《대중지성의 시대(大众知性的时代)》, Seoul: Purunyeoksa, 2008, 105—108 页。

② Bong Hee Cha, 《비판미학(批判美学)》, Seoul: Munhakgwajiseung, 1990, p.22.

但是有时候对这种谈论觉得不太舒服。事实上很多人对高级文化依然具有仰慕的感情，但同时从大众文化中感受到心理上的安慰和舒适感。这种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在这里发生几个疑问。文化到底是什么？区别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低级文化）的标准是妥当的吗？只有高级文化属于艺术，大众文化不属于艺术吗？（精神）文化是否独立于社会、政治、经济而高尚地存在？观念上的艺术至上主义在现实上可否存在？现代主义能否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外？当今社会上的传统艺术是否属于高级文化？在近代化过程中传统舞蹈断绝命脉的原因是什么？传统时期上演的艺术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与今天比较有什么差别？在美学意义上宫廷舞才能称为艺术？娼妓舞蹈纯粹是属于低俗文化的吗？根据阿多诺·本雅明·布迪厄的见解，主动地、肯定地、多元地理解大众文化是不是更为正确？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文化的发生和变化，探讨在政治变化过程中变化的文化的内容。

### 三、社会变革中的文化变迁

概念上，“文化”的含义特别模糊，但一般意味着高水平的教养和精神上的完成，与物质上的“文明”相对应。精神意味的“文化”与物质意味的“文明”二分法，其实与社会近代化过程有密切关系。现在好多人仍然承袭着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二分结构。与英语不同，在德语中文化有两种意思。大家都熟悉将基于日耳曼民族的内面道德性的精神文化（Kultur）与西欧（法国和英国）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对立起来推进近代化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此外，东亚三国的近代化战略（和魂洋才，中体西用，东道西器）是接收西方发展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一种策略。但是，19 世纪近代化过程中显露出的一些矛盾，在 21 世纪韩国社会里仍然存在。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二分法是根据歪曲的

文化本质主义的历史认识。<sup>①</sup>另一方面，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大量生产体制推动出大众（mass），他们制造出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来威胁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大众文化随着社会发展和产业化过程而接着出现。虽然出现时期不同，但是高级文化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却没有差别。传统支配阶层享有的高尚的高级文化一直轻视和蔑视通俗而朴素的大众文化。但矛盾的是被支配阶层蔑视的大众依然怀有双重价值标准，不想积极争取文化霸权，反而企图利用自己身份的提升享有既得集团的高级文化。从这一观点看，社会结构和制度，身份变化程度高的韩国，上述的双重价值标准和态度比较强，而且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别与欧洲比不太明确。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对抗支配文化的对抗文化的形成也是不容易。基本上文化是政治性的。尤其是韩国大众文化的发展随着政治文化的动荡而一起变动。

不少人认为，20 世纪 70—80 年代的韩国社会是抵抗暴力独裁政权的民众文化发生的时代。民众文化是好的。当时好多人以为精英高级文化（西方古典音乐等）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产物，所以追求这种文化是不健康的。对世俗的大众文化的态度也是一样。但是这种提升民众文化（运动圈文化）的潮流，80 年代末随着社会主义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冷战的结束等国内外政势的变化，逐渐减少了。<sup>②</sup>1988 首尔奥运会以后，90 年代“大众文化从批评的对象变为理解的对象”了。<sup>③</sup>在韩国，消费趋向的大众就是这一时期诞生的。通过消费行为表现自己，满足欲望的大众，不同意贬义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观念，将大众文化理解为肯

---

① Sang Hwan Bak, "Humanities in "Crisis" and Cultural Studies: Beyond the exclusivism of discipline to the studies of coexistence", *Dae Dong Mun Hwa Yon Gu*(The Journal of Eastern Studies), vol.57, Seoul: Dae dong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 in Sungkyunkwan Univ., 2007, pp.130-131.

② Myong Jin Park, 《문화, 일상, 대중: 문화에 관한 8 개의 탐구(文化, 日常, 大众: 对文化的八个探究)》, Seoul: Hannarae, 1996, p.16.

③ Ibid., p.12.

定意义的popular culture。<sup>①</sup>

现在，大众文化的中心随着大众媒体的演变而变化，包括文化产业在内。艺术变化也是一样。据探索未来美术教育方向的研究调查看，“过去数世纪间支配人类文化的传统艺术理念和体制显露出历史上的界限，所以需要洞察必然变化的状况”，应“把握变化的动机和趋势，重建理想的价值以及理念，结合艺术教育”。<sup>②</sup>这是反省过去传统艺术教育的话。大学艺术专业学生问卷调查显示，他们的关心不再集中于高级艺术，大部分学生把自己的力量投入到大众艺术领域。韩国近现代艺术教育体制模仿于西方 18-19 世纪的艺术（fine art），但是与韩国社会的特质不能够结合。研究报告提出，“将与韩国传统文化毫无关系的欧洲艺术理念和制度的外壳死板地搬进来，必然导致价值观的分裂，而且没能创造出符合于固有的社会体制、教育状况的艺术教育体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成员都成为艺术的外行，高考制度的失败者。”这不只是社会、文化上的缺乏，而是历史、哲学上的缺乏。从这里可以知道高级-低级，西方-东方的纠葛全都反映于艺术教育现场和艺术文化领域。再说，文化、艺术跟社会同步发展，但是教育的各个领域单独地进行教学，结果纯粹艺术（包括人文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孤立起来。因此，强调艺术自律，根据传统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艺术Fine Arts，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社会里给大众文化让位。到了 90 年代，这种倾向颇为明显。

阿多诺式文化解释到现在看依然是浪漫主义的。他提出的作为抵抗的文化从 19 世纪资产阶级象征体系中产生。文化是人生的代行方案，以超越存在的形象表现对抗的意志。文化产业推动大众文化的发展。文化产业制造出大众的虚伪欲

---

① Chang Nam Kim,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Seoul: Hanul, 2003, p.36.

② Nak Kyu Park, Eul Mi Park, Soo Yun Baek, Chul Jae Yeom, Hwan Jong Oh, Ja Jeong Yoon and Yu Kyung Hwang, "Projects Supported by Research Funds - A Study on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Art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and the Alternative Proposal for it's Improvement(2)", *Mihak -The Korean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32, Korean Association for Aesthetics, 2002, pp.525-527.

求，文化固有的解放人们的使命以文化商品所淹没。结果，文化走入了低俗化的道路。<sup>①</sup>与大众文化消极解释的阿多诺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超越阿多诺理论的观念性进行社会实践性解。即在大量生产时代艺术作品现存性（Aura）的丧失，不意味着艺术的丧失。丧失的是传统意义上“可以称为艺术神学的艺术至上主义”<sup>②</sup>。这要求对传统的观点转换。“机械复制时代一把艺术从宗教意识基础中分离开，艺术自律性的假象就永远消失了”<sup>③</sup>。古代艺术为了服务于巫术和宗教仪式而产生的，艺术作品的现存性（Aura）与仪式（Kult）机能维持不可分离的关系。<sup>④</sup>但是机械复制时代，人们重视艺术作品的商品价值，展示价值（Ausstellungswert），相对忽视宗教的仪式价值（Kultwert）。<sup>⑤</sup>本雅明积极地理解机械复制，即媒体的发达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进步关系。这说明，他开始批判接受大众文化。

为了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结合，需要对艺术进行新的探索。如果艺术超越单纯再现的方式连接到新的美学感性和社会的实践，它成功地摆脱文化权力的界限获得大众性和公共性。艺术盲目地接受倒错的价值观，参与失常的现象，这明明是以艺术的社会意识来背叛社会存在的行为。不但纯粹艺术领域，而且人文学领域也是一样。拒绝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二分式区分，寻找内在于大众文化的抵抗精神，缔造出新的对抗文化，这是目前非常急要的事情。所谓抵抗指批判精神，也指人文艺术精神。或者认为，较西欧国家，韩国文化的情况稍微希望的。因为，“韩国文化是由传统贵族文化、民俗文化，从西方传入的高级文化、大众文化以及多样的文化混合形成。所以没有西欧那样的二分法式文化理解。大众文化和艺术应该坚持弹性关系，而且需要符合于文化地形和变形的资

---

① Yong Jin Won, 《대중문화의 패러다임(大众文化的范式)》, Seoul: Hannarae, 2000, p.123.

② Walter Benjamin, 《발터 벤야민의 문예이론(Benjamin 的文艺论)》, Trans. by Sung Wan Ban, Seoul: Mineumsa, 2001, pp.16-17.

③ Ibid., p.210.

④ Ibid., p.205.

⑤ Ibid., p.207.

本主义体制，数码信息化时代需求的美学，艺术上的文化解释，文化内容的新发现。这不只是考虑商业效应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属于人文学的责任。为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互相批判和沟通，需要对文化艺术通俗性和公共性的认识转换。

#### 四、分科学问与人文精神的危机

如上所述，大众文化与人文学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而且大众文化和艺术应该坚持弹性关系。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圆满地维持这种关系呢？还有，在现代文化环境和学问体制中这种关系怎么能有效地体现出来呢？首先我们把问题的焦点放在现在大学教育里的分科学问体制和文化产业而思考。

什么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是什么？现代社会需要（东方）哲学吗？人文学危机与批判精神之间有什么关系？与西洋或者应用艺术相比，因显著的无关心引起的东洋相关艺术专业学科维持的困难以及此专业专攻者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怎么样？学问、艺术与社会的沟通断绝和政治无立场的相关性如何？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文化研究引起学界关心的理由是什么？对大众文化的“同意或抵抗意识”、文化与近代化（脱殖民主义）的相关关系又如何？

原本是哲学与人文学的基础的对合理性主体的信赖消失，并开始认为分科学问的封闭性阻碍了真理的追求的契机使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得势。另一方面，制度教育中的大学专业在分科学问主义的排他性与封闭性中得不到自由，即在制度性方面中被指出弊端。<sup>①</sup>内在于分科学问中的封闭性可以在几个层次中进行分析。不仅专业内部间以及学制间的断绝，而且在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沟通断绝也是制度教育体制的矛盾造成的。同时，也是由在强调精神文明的学问从事者的权威主义和保守性引起的。

<sup>①</sup> Nae Hee Kang, 《한국의 문화연구 대체방안모색, 중앙대의 시도(为韩国的文化研究代替方案摸索, 在中央大的试图)》, 载《통합교육과정의문화연구(统合教育课程的文化研究)》, 韩国艺术综合学校传统艺术院 Symposium, 2006.

学问变质成分科学问并且相互沟通被断绝，因此，跟学问的原本目的追求真理比，指向制度自身具有的保守性。但是，对话断绝不仅在学问之间存在，而且还有以分科学问自身的组织形式被制度化的主张。例如，构成学科教授的原则具有可以用时代与细部专业划分的按领域担当原则。各分科学问是自律的被调整，但其越过固有领域时互不相干，具有构造的封闭性。可是像火车隔板客室的分科学问的构造具有收容新思想的柔软性。所以最近有文化研究紧迫的在个别学科的层次中被吸收的分析结果。<sup>①</sup>

这种情况不仅在人文学和哲学中，而且在艺术学的领域中也是同等的。把艺术说明为美性的世界，且把艺术看成是美学核心的传统观点在虚拟数字文化时代里已经失去说服力。文化研究的新的接近方式是超越以分科学问的美学的界限，要求美学外的美学。<sup>②</sup>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关系不是相分离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把大众的东西学问性的对象化，且艺术不是从人间的生活中脱离的特定形式再现的，而是需要对生活的自我故事所自觉的认识的变化。

代言人文精神的哲学是开始于对所有事态的怀疑。这种批判意识是人文精神的核心。但是否在韩国的东洋哲学界中存在是可疑的事情。因为把合成哲学与艺术的学制间的研究在文化研究的观点中考察的时候，思考的端绪是以近代性、精英主义学问观以及脱殖民主义的批判性觉醒的批判为基础的。但是在这种视角上研究的论文，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对现代性与殖民主义的历史的判断为脱离现实的时候，文化研究是难以接近的。这种视角又需要对现在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变化的批判的了解，且要求对文化产业的全球性考察，也就是被要求着对世界进行资本主义体制的立场。最近尤其对现实与理论的牵涉关系的关注，也就是说虽然有

---

① Seung Chul Song, 《困厄内的出口：学部制，人文学，文化研》，载《文化理论与文化 Contents 的实际》，仁荷大学，2005，p.72，pp.16-17.

② Jeong Hee Lim, 《문화연구와 통합적 예술교육(文化研究与统合的艺术教育)》，载《통합교육과정의 문화연구(统合教育课程的文化研究)》，韩国艺术综合学校传统艺术院 Symposium, 2006, p.90.

了对儒家思想的现代化解释的努力，但我的观点与此仍不同，<sup>①</sup>即依据于倾慕在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中的最近东洋哲学界的倾向推测的话，我们所意图的文化研究的或者被解释为意识形态的标准的可能性是难以排除的实情。

知识基本上坚持着对现有的价值观的怀疑（笛卡儿方法论的怀疑精神）与批判的态度。尤其是在意儒家的传统时，我们有必要细心的了解出于忧患意识的学者积极参与现实的意义。如《大学》的八条目中看到的主旨，儒家思想要求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革的责任意识中可以找出积极的意义。但是在另一方面，学术的道德化与政治的道德化相结合的普遍现象产出政治、学问、道德之间合一的结构。不仅这些，在现实中经济与文化也形成同样的权力结构。<sup>②</sup>从过去的历史中可以看出在这种未分离的结构中突破支配性的政治谈论的人文精神的发展，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脆弱的政治批判与抵抗意识变为现实顺应主义与空虚的名份论，或形成与世隔绝的极端否定态度。批判精神是与所有的政治权力保持距离的时候才可能。但要注意的是这种距离是与犬儒的现实逃避和表面上的无政治性是截然不同意义上的对象化。把保持一定（bestimmt）的距离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是在有认识论的对象化（gegenueberstellen）和否定（Negation）过程的时候才可能的。批判精神的主体要与对象保持距离，但在特殊的情况下要缩短距离，所以是非常矛盾的。<sup>③</sup>当知识分子主张学问的神化性客观主义与非政治性而逃避现实的时候，哲学和人文学与现实的沟通只能是艰难的。依据过去 50 余年按主题的统计，韩国的东洋哲学专业学者中儒家思想占 50%、佛教占 30%，其他为道家、诸子百家等。<sup>④</sup>，不可否定，过去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社会伦理

① 《오늘의 동양사상(现今的东洋思想)》no.14, Seoul: 艺文书院, 2006.

② Wang Xiaoming eds., 《인문학의 위기(原题: 人文精神寻思录)》, trans. by Won Dam Bak, Seoul: Purunsup, 1999, p.60 (《读书》, 1994 年第 5 期访谈).

③ Sang Hwan Bak, 《라이프니쯔와 동양사상(Leibniz and Oriental Thoughts)》, Seoul: Micro, 2005, 第 12 章 《意识形态与哲学者的选择》, p.261

④ Nam Jin Huh,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ask of Asian Philosophy”, *Chul Hak Sa Sang (A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Ideas)*, vol.5, Seou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in Seoul National Univ., 1995,

意识依然在现代亚洲人的现实行为中具有影响力。90 年代，在中国的论争中也是同样的。改革开放之后，80 年代的文化热和 90 年代的人文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谈论虽然在社会体制和社会的条件上不同，但始终要面对过去的思想痕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克服与韩国独裁体制的克服过程中可以找出与当新自由主义的潮流遭受阵痛的历史的相似性。此过程中对人文精神的苦闷也是共有的。现代中国学者王良指出的“人文精神的再生是否回归至文人精神”的忧虑对韩国社会也是有效的指点。<sup>①</sup>历史上看来以自身内心休养为目标的东洋知行合一的知识观，发展为知识——权力的勾结关系。在急速的社会变化中，束手无策的主张过去的荣华或追究迅速的变身。即为了维持作为分科学的哲学，无批判的便乘于现实文化产业。在此“为什么”的怀疑精神失踪，这是因为他们的思维世界中这种疑问不能成为问题。有的话，这只是自我保护的欲求。

因最近大学教育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试图着对文化的实用性的接近。为了打破基础学问的危机，与市场指向的文化产业连接的专业学问的变化也在进行中。根据技术复制与通信技术的革新发展引起的大众文化的出现与从文字/视觉文化到电子文化的变化中，<sup>②</sup>对知性活动的社会需求不能全部依靠在文化产业的论理，这需要对社会文化现象的积极参与。且这不是在否定深化分科学问（哲学或特定艺术）的固有专业领域的关注，而是超越分科学的圈子，需要补充可以扩大总体认识的学制间的研究。

## 五、文化研究展望与共存之路

---

pp.187-188.

① Wang Xiaoming eds., 《인문학의 위기(原题: 人文精神寻思录)》, trans. by Won Dam Bak, Seoul: Purunsup, 1999, p.29 (《读书》, 1994 年第 6 期座谈).

② Sang Won Lim 外, 《매체·역사·근대성(媒体、历史、近代性)》, Seoul: Nanam, 2004, p.59.

分析大学艺术教育问题的研究中<sup>①</sup>，把 20 世纪后半期与此后的时代规定为大众艺术、复制艺术、电影、多媒体等的艺术时代。通过对此实证的问卷调查证明，在这种时代的艺术教育对象者们不再是偏爱现有的高级艺术，而是偏爱影像或大众音乐。从根本上说，在国内收容的艺术是在西欧 18-19 世纪形成的艺术体制与概念的表面东西，这个在与韩国现实的接轨中失败，所以对我们来说这种文化形态是很生硬的，即没有创作出可以发现民族特性的艺术文化。最终的批判“社会、文化贫困中的社会成员全部都是艺术的门外汉，而且只能是入学制度与艺术教育的失败者”。<sup>②</sup> 为了克服这种矛盾而进行的这项研究的对策中，我们可以找出共同的问题点和解决点。这些是人文的素质，高科技的习得，从事文化活动的“艺术关联”或“艺术底边”的专家培养与大众性的确保，文化产业的侧面开发以及学制间的研究等。<sup>③</sup> 超越学校的篱笆，与韩国社会全盘状况相联系注视文化研究的轨迹，可以看出非常政治性的方面。在韩国被介入文化研究的时期发生在 1987 年之后进行的形式民主化过程中的变革运动的退潮、消费资本主义的强化、新自由主义的上升。这可以说是支配大众的新支配战略出现的时期。韩国的文化研究惟独量产强调消费的创造性或生产性的文化谈论，且具有依据消费模式试图文化分析的倾向是与在这种阵势中进行有关。<sup>④</sup> 因大众媒体的急速发展

① Nak Kyu Park, Eul Mi Park, Soo Yun Baek, Chul Jae Yeom, Hwan Jong Oh, Ja Jeong Yoon and Yu Kyung Hwang, “A Study on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Art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and the Alternative Proposal for Its Improvement (I)”, *Art and Culture Research Journal* vol.10, Seoul: Institute for Arts and Culture Research in Seoul National Univ., 2000; “Projects Supported by Research Funds - A Study on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Art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and the Alternative Proposal for its Improvement(2)”, *Mihak -The Korean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32, Korean Association for Aesthetics, 2002.

② Nak Kyu Park, Eul Mi Park, Soo Yun Baek, Chul Jae Yeom, Hwan Jong Oh, Ja Jeong Yoon and Yu Kyung Hwang, “A Study on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Art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and the Alternative Proposal for Its Improvement (I)”, *Art and Culture Research Journal* vol.10, Seoul: Institute for Arts and Culture Research in Seoul National Univ., 2000, p.505.

③ Ibid., p.506.

④ Nae Hee Kang, 《한국의 문화변동과 문화정치(韩国的文化变动与文化政治)》，Seoul:

(天波广播、有线电视)与数码文化(电影、动画、电脑游戏)的繁荣,大众文化从 80 年代后期(88 年奥运会为起点)开始扩散,即说明发生了对文化收容的质的变化。

文化解释是以时代变迁,20 世纪中期被理解为阿多诺式的大众文化是极度憎恶的对象。阿多诺批判的大众文化是文化的产业化,此过程中发展的文化产业仅仅是欺骗大众的。本杰明在参与艺术并消费文化的大众的增加不能直接通向文化的民主化的观点上与阿多诺一样,但是在技术复制为基础的大众文化是求丧失灵气艺术的积极可能性的观点上与阿多诺不同。<sup>①</sup>20 世纪中期,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问题的提出是通过 1960 年英国的文化研究正式发展的。尤其英国的新左派主导的文化的理解(1964 年伯明翰大学的现代文化研究所创立)被解释为奏响着文化自体的抵抗与同意的双重变奏曲的斗争场所。文化研究的基本的问题意识可以说是对排斥在现有的主流制度权并疏外于周边生活的集团的关心。

没有新殖民地知识分子,恐怕新左派是不会形成的,且英国文化研究的新左派的传统也不会存在的。假如我们不能把文化研究与文化研究形成的历史环境分别思考的话,英国的文化研究属性为脱中心化。<sup>②</sup>英国的文化研究从它的诞生开始到伯明翰研究队的成员出身成分可以看出,它必然的具有国际性质且与脱殖民地运动共脉。陈光兴的这种主张对我们的启示很大。而且这一点在最近的韩流与文化原形的分析过程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关系分析中可以看到。近代化过程中经历过殖民主义的大部分所谓的第 3 世界社会在 2 次大战结束之后无一例外的苦闷于殖民母国的影响下不自由的新殖民文化笼罩,且新殖民生成社会内在纠纷或内在

---

Muhwagwahaksa, 2003, p.31.

① Jong Yeop Kim, 《문화개념의 변동과 문화연구의 과제(文化概念的变动与文化研究的课题)》, 载《文化理论与文化 Contents 的实际》,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Specializing Project Team in Inha Univ., 2005, p.80, 参照 Walter Benjamin, 《기술복제시대의 예술작품(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载《발터 벤야민의 문예이론(Benjamin 的文艺论)》, trans. by Sung Wan Ban, Seoul: Mineumsa, 2001 (1983)。

② Kwang Heung Jin, 《제국의 한(帝国的眼)》, Changbi, 2003, pp.158-159.

殖民地权力结构，所以一般大众露出双重的支配结构。文化研究的目的是在摆脱新殖民主义的文化想象并建立适合的新文化的本体性。殖民地近代性了解中内在的现代性问题是哲学、艺术以及文化分析中无法避开的重要的环节，而且对我们紧迫的文化、学问建立过程也很重要。

另一方面，美学从局限于少数精英的生活中转变为大众永久的规划是跟英国的教育系统相关联。即大众教育是适合于资本主义体制的。在制度化大众教育的过程中，美学为教育的手段。<sup>①</sup>但这种现象没有局限于英国，而是扩散在全欧洲。德国的许勒认为通过美学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通过社会的有教养的人间。<sup>②</sup>蔡元培和王国维等人可以把自己的思想收容为美育概念是因为德国的文化概念形成与中国的政治状况以及中国的文化概念上具有相似性。文化的拉丁语是‘cultural’（耕作，教育），这个来源于动词‘colere’（照顾，教化）。因为文化中内在于人间的介入行为，尤其与教育关联很深。近代德育用来显示个人与社会的自我教育过程，具有人间品味的高级文化与低级的大众文化可以看出二分法的思维以及连接与教养概念的文化概念。尤其是在后起的近代社会中的一般样式。经济开发过程中需要的人间动机诱发查找在精神的方面中。在这种脉络中，可以说文化与近代化问题是直接的。如主旨，近代初期，发现了德国的以精神主义补偿与西欧（英国、法国）的政治经济的落后性的欲求和以质的艺术的方式正当化自身价值的布波族的时代精神。由于这种脉络，许勒在美的教育第四篇信中批判法国革命与乌托邦的思潮。<sup>③</sup>英语中culture和 civilization是同义词，但是在德语中不可收容此同一性。我们通过学问和艺术kultiviert（文化的教化）很高的水准。道德性的理念属于Kultur（文化），这只在命与欲肿得像礼节之类的东西和

① Nae Hee Kang, 《한국의 문화변동과 문화정치(韩国的文化变动与文化政治)》, Seoul: Muhwagwahaksa, 2003, p.22.

② F.Schiller, *Ueber die ae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Stuttgart, Reclam, 1965.

③ F.Schiller, *Ueber die ae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Stuttgart, Reclam, 1965, p.9.

表面的礼仪之类的东西中寻找的话，这归结到Zivilisierung（文明化）。<sup>①</sup> 康德的这种陈述代言虚伪和强调对物质文明的内在道德性的文化的优势性。此后，后起的近代化过程中德国的知识分子把文化理解为精神文化(Kultur)与物质文明(Zivilisation)的对立结构。被这样理解的文明与文化关系中，因德国人的民族对立加剧而发生的第 1 次世界大战掌握为对西欧物质文明的中部德国的文化斗争。<sup>②</sup> 金钟晔做了有趣的比较。德国布波族提出的文明与文化的对立成为后来西欧社会以帝国主义侵夺东亚时，东亚提出的中体西用和东道西器等谈论的前史。<sup>③</sup> 在德国的文化概念上形成的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是显然不同的，而且这种潮流到 20 世纪中期阿多诺时候也找不到痕迹。当然韩国社会与欧洲社会不同，在按阶级的文化消费形态中很难找到差别性的分析也是有可能的。<sup>④</sup> 但在宏观的分析社会变化的时候，考虑到混合的状态中没有形成抵抗文化而是具有追究支配文化的倾向时，如上所说的高级-低级的对立的文化传统也能在东亚找到相同的潮流并且可以知道近代化过程到现在受到了不少的影响。东亚的中体西用、和魂洋才、东道西器的近代化理论中可以看出精神中心的二分法思维形态仍然是支配性的而且忧虑人文精神的追求回归为文人精神的意见仍然不断。

与他人的共存是通过近现代的体验才可能的。以文化为媒介扩张这种体验的场而且用现在已发达的大众社会的物质条件判断的时候，这是很有望的。但是用什么样的目的与方向触动？近代性内在的问题只能开始于为社会意识提高的日常体验中。大众文化拒绝高级文化与精英主义并且具有一定部分的回避艺术自律性

---

① Kant, "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uergerlicher Absicht", *Werke* Bd.9, Darmstadt, 1983, p.44.

② Jong Yeop Kim, 《문화개념의 변동과 문화연구의 과제(文化概念的变动与文化研究的课题)》，载《文化理论与文化 Contents 的实际》，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Specializing Project Team in Inha Univ., 2005, p.72.

③ Ibid., p.72.

④ Myong Jin Park, 《문화, 일상, 대중: 문화에 관한 8 개의 탐구(文化, 日常, 大众: 对文化的八个探究)》，Seoul: Hannarae, 1996, p.20.

的假象的属性，但是与他人的共存要求高级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相互依赖性、相互补充性关系的理解。还有文化研究脱离分科学问的框架时，会存在恢复疏外集团的受压迫关系的回行力。

## 六、结论

把哲学与艺术（或大众文化）在文化研究的框架上考察是本研究的目的。21世纪的展望，这宏伟的题目的内容是非常限定性的。这里强调了在高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要持续的关心和要积极干预的一些问题。虽然大众社会具有匿名性与不稳定性的特征，可是与他者的合理关系的设定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学问、艺术以及文化等，所有人间的意志的感性的行为不能无关于在多元化并多样的社会中调节与他者的距离的努力。分科学问具有的优点也不能否定。但是为了民主的起动力内在于分科学问中的知识和权力关系，要批判既权威的又精英的属性。存在着可以不轻易抛弃既得权构造的话，与疏外的阶层的意思沟通只能被断绝。在此，人文精神要执行它的批判功能。哲学、人文学的危机也与这点关系很深。艺术也有必要从排他的制度结构中脱离转换成更为大众化。为了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结合，需要对艺术的新的探索方法。如果艺术超越单纯再现的方式连接到新的美学感性和社会的实践，它成功地摆脱文化权力的界限获得大众性和公共性。艺术盲目地接受倒错的价值观，参与失常的现象，这明明是以艺术的社会意识来背叛社会存在的行为。

拒绝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二分式区分，寻找内在于大众文化的抵抗精神，缔造出新的对抗文化，这是目前非常急需的事情。所谓抵抗指批判精神，也指人文艺术精神。为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互相批判和沟通，需要对文化艺术通俗性和公共性的认识转换，这有助于了解目前我们追求的近代性。

（作者系韩国 成均馆大学教授）

投稿日: 2010.12.08, 审查日: 2010.12.31~2011.1.15, 刊载决定日: 2011.1.20

### 参考文献

Nae Hee Kang, 《한국의 문화변동과 문화정치(韩国的文化变动与文化政治)》, Seoul: Muhwagwahaksa, 2003.

Jong Yeop Kim, 《문화개념의 변동과 문화연구의 과제(文化概念的变动与文化研究的课题)》, 载《文化理论与文化 Contents 的实际》,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Specializing Project Team in Inha Univ., 2005.

Chang Nam Kim,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Seoul: Hanul, 2003.

Myong Jin Park, 《문화, 일상, 대중: 문화에 관한 8 개의 탐구(文化, 日常, 大众: 对文化的八个探究)》, Seoul: Hannarae, 1996.

Sang Hwan Bak, 《라이프니쯔와 동양사상(Leibniz and Oriental Thoughts)》, Seoul: Micro, 2005.

—————, “Humanities in "Crisis" and Cultural Studies: Beyond the exclusivism of discipline to the studies of coexistence”, *Dae Dong Mun Hwa Yon Gu*(The Journal of Eastern Studies), vol.57, Seoul: Dae dong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 in Sungkyunkwan Univ., 2007.

Nak Kyu Park, Eul Mi Park, Soo Yun Baek, Chul Jae Yeom, Hwan Jong Oh, Ja Jeong Yoon and Yu Kyung Hwang, “A Study on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Art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and the Alternative Proposal for Its Improvement (I)”, *Art and Culture Research Journal* vol.10, Seoul: Institute for Arts and Culture Research in Seoul National Univ., 2000.

—————, “Projects Supported by Research Funds - A Study on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Art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and the Alternative Proposal for it's Improvement(2)”, *Mihak -The Korean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32, Korean Association for Aesthetics, 2002.

Yong Jin Won, 《대중문화의 패러다임(大众文化的范式)》, Seoul: Hannarae, 2000.

Sang Won Lim, Min Hwan Kim and Sun Yung Yoo, 《매체·역사·근대성(媒体、历史、近代性)》, Seoul: Nanam, 2004.

- Jeong Hee Lim, 《문화연구와 통합적 예술교육(文化研究与統合的艺术教育)》, 载《통합교육과정의 문화연구(统合教育课程的文化研究)》, 韩国艺术综合学校传统艺术院 Symposium, 2006。
- Bong Hee Cha, 《비판미학(批判美学)》, Seoul: Munhakgwajiseung, 1990。
- Jeong Huan Chen, 《대중지성의 시대(大众知性的时代)》, Seoul: Purunyeoksa, 2008。
- Nam Jin Huh,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ask of Asian Philosophy”, *Chul Hak Sa Sang (A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Ideas)*, vol.5, Seou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in Seoul National Univ., 1995。
- 艺文东洋思想研究院, 《오늘의 동양사상(现今的东洋思想)》 no.14, Seoul: 艺文书院, 2006。
- F. Schiller, *Ueber die ae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Stuttgart, Reclam, 1965。
- I. Kant, “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uergerlicher Absicht”, *Werke* Bd.9, Darmstadt, 1983。
- Walter Benjamin, 《발터 벤야민의 문예이론(Benjamin 的文艺论)》, trans. by Sung Wan Ban, Seoul: Mineumsa, 2001。
- Wang Xiaoming eds., 《인문학의 위기(原题: 人文精神寻思录)》, trans. by Won Dam Bak, Seoul: Purunsup, 1999。

## The Vision of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21 Century and Communication of Humanities

Bak, Sang Hwan

The scientific paradigm of Korean society has shifted rapidly with the spread of cyber digital cultur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began. Namely, the diffusion of post-modernism and the advent of liber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transformation movement demolished the conventional methods of classifying cultures and the basic humanities and humanism have been endangered, and a new term of cultural industry made an appearance in concert with restructuring of universities. If we say that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humanities are positioned i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and that mutual communication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ship and cultur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re very alarming.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present paper makes an attempt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It tries to restore mutually relat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sciences, ar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by criticizing traditional ideal aspects of the humanities and changing direction towards 'lower places' to appeal to ordinary people. This means it aims to objectively examin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inherent in culture and direction of cultural policies at the level of scienc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rather than to unconditionally refuse cultural industry which is required in consumer society. Therefore, the current study will critically explore transformative processes Korean society went through until

now and features of cultural change based on conceptual review of ‘culture’, and analyze a traditional ideal view of the humane studies towards sciences, limitations of scientific disciplines, elitism inherent in studies of arts within institutional education systems, and subsequent communication gap between sciences, arts and society and an issue of a crisis of sciences in themselves. In addition, it aims to examine social efficacy of culture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seek the way where sciences and arts coexist through discussing scientific problems and direction faced by Korean society currently, and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activities which have been displayed newly since the 1990s.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Contents, Humanity, Sociality, Popularity